

樊明署

Health Economics Impacts Of Health On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健康 经济学

■ 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 ■

健康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影响的理论模型
劳动力参与、就业、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计量模型
健康的测度研究
数据和描述统计
健康和所选疾病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健康经济学

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

HEALTH ECONOMICS

**IMPACTS OF HEALTH
ON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樊 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健康经济学 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 / 樊明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2. 1

ISBN 7 - 80149 - 625 - 6

I. 健… II. 樊… III. 卫生经济学 IV. R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570 号

健康经济学

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



著 者：樊 明

责任编辑：何炳济 周 丽

责任校对：张景秋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8

字 数：148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625 - 6/F · 193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为了延长人们的寿命和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一个社会必须要配置一定的经济资源来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因此在配置资源时必须进行选择。这就要进行经济分析。为此，公共决策者就要知道健康不良的社会代价。代价是多重的。除了疾病给病人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给病人的家庭和朋友带来的痛苦外，还有经济代价，分两类：直接代价和间接代价。直接代价包括在治疗、照看和防护等方面的花费。间接代价包括由于疾病而次生出的社会经济损失，而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人们由于健康不良在劳动市场的表现受到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参与、就业、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方面。本书研究健康和所选择的九种疾病对人们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标准化的方法和程序，包括模型的建立，数据系统收集和整理，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主要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医疗支出普查，1987》，美国卫生总署（《National Medical Ex-

penditure Survey, 1987》,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研究结果显示, 健康不良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和工资降低。对男性、非黑人和健康人群, 健康状况和所选疾病都对其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理论和计量研究表明, 劳动市场的制度可能限制了工人对工作时间的选择, 导致在统计上健康不良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ABSTRACT

To extend lives and to enhance health of people, a society as a whole must allocate certain economic resources to prevent and cure certain diseases. Since economic resources are always scarce, choices in terms of funds allocation must be made, which would involve economic analyses. To conduct the meaningful analyses, and therefore to optimize the use of the scarce resources, the public policy maker should know the costs of poor health to society. One important category of the costs is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poor health on people'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This book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health and nine selected diseases on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mployment, wages, and hours worked. The major data source is National Medical Expenditure Survey, 1987,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general poor health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s on people'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mostly in terms of their decision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robability of employment and wages. However, the impacts of poor health on hours worked are quite limited, especially for men, non-black and relatively healthy people. The furthe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labor market may limit people's choice of hours worked.

Key words: health, disease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mployment, wages, hours worked

序　　言

本书是在我于美国北伊利诺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完成的博士论文（1997）的基础上经扩展和进一步研究完成的。在选题时，研究生主任曾建议我考虑选择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题目，这是他们感兴趣的。对我来说，这样做有容易的一面，也有难的一面。容易的一面在于，在那个经济系对中国经济问题有研究的人不多，深度也有限，这样或许好通过。而难的一面在于，资料和数据相对较缺，而更重要的是出国后对国内巨大的变化缺少亲身感受和第一手的调查，恐难以作出真正是有用于中国的高质量的论文。最后，我决定还是选择一个西方经济的问题，采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做一篇正经八百的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因为我学的是西方国家学，学就把它学全了。

在美国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数年。选择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满怀期待，以为真正学好西方经济学就能真正懂得经济学了。以前想不通、研究不透的许多问题应可一一找

到至少能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可当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有一种说不出得当感觉：固然为已经拿到久已向往的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Ph. D. in Economics）而感到高兴和自豪，有不枉苦读数年之感。但又有一些失望。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199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有一段在毕业典礼上两位博士的对话有一些表达了这种失望：

“曾经，最美的梦就是当工农兵学员，决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到美帝国主义这里来戴博士帽。可今天，你我都戴在头上了。”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心情并不那么激动，至少不是曾经想象中的那份激动？”

“是那么一回事。”

“而且，我已感到一种隐隐的压力。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回国了。人家听说我是美国博士，以为我学问海了。过去在国内时，总觉得自己学问不够，以为有一天攻下美国博士就应学问不得了了。那时，天下文章，尽在我腹中。可今天，仍然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

“同感，同感。这叫做：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这种失望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说，并不见得美国的博士教育水平不高，而是国内去的留学生不少人最初的期

待有不合实际之处，包括我在内，这也难怪。而对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还来源于我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评价。西方经济学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但不足和错误也一定不少。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又更欠一筹了。这一点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表现的空洞可见。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读完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后比起过去来感到收获肯定不小，但又远非在第一天进校门时所期待的那样大。在我过去所做的研究中有部分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的批判和评价，本书第十四章就属于这一类工作。当然，要全面评价西方经济学并非易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内容庞大，文献浩繁，一人所学总是有限。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是深刻和肤浅东西混杂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深刻的东西要花时间去深入学习和领会，而肤浅的东西也要花时间来识别，均非易事。

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已很少有人不重视西方经济学了，无论对其学得多少以及评价如何。近年来，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不断增多，水平已远非改革开放初期的简单批评可比。从发表的文献来看，有不少非常值得重视的意见，但也不乏片面和肤浅。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教科书，在美国通常为大学二年级所用，且用得已越来越少。翻译的其他教科书、专著和论文也是他们主要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来源。但这些翻译的教科书、专著和论文对于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学来说有相当的局限性。就教科书来说，所选的教科书通常是比较浅显的，

不够深入。可能过深的教科书由于国内学者的数学基础不够以及相关知识准备不足而缺少市场。更重要的，也是所有教科书的缺陷。教科书，尤其是基础性的通常只能一般性地概述这门学科的一般观点结论，而难以详述每个观点结论的根据，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计量工作（empirical work）的根据。而所翻译的专著和论文通常是非计量性的，而这部分文献通常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文献。

以笔者的看法而论，西方经济学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其方法。要真正比较深入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结论只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它的方法以后才比较容易做到，也才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作出比较有意义的分析和评价。近来，也有一些讨论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论文和专著问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要比较真正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要阅读大量体现西方经济学方法的原始文献方更有帮助。本书是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程序完成的研究和进行的表述的，可为希望更具体了解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读者提供一个样本，一分参考文献，尤其对国内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的写作。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这就是关于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问题。就美国来说，以笔者的总体观察和阅读而论，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甚至有没有数学模型、没有计量研究就不能成为经济学论文之势。我的一位美国教授跟我说，以她估计，现在美国 90% 可能更多的经济学论文要采用计量经济研究方法。而那些缺少数学的研究，被认为是过时的（old fashion）。我认为，这位美国教授的估计不见得很精确，但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对数

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此广泛的应用提出批评和否定的意见虽有，但不占主流。在国内，对在经济学研究分析中数学被过分应用的批评意见到常见于杂志和报端，也常引用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批评意见。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批评意见在英文文献中并不经常出现。国内学者对这一类文献要有一个整体把握。

笔者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有数学被过分应用之感。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在于，在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文献以后感觉到，数学分析往往不是获得未知的结论，而是往往结论在先，可能是通过常规的分析或常识（common sense）获得的，数学分析不过是要设法导向这些已设定的结论。这和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是不同的。在爱因斯坦那里，相对论的导出是以已知的实验结果为前提，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了当时未知的相对论的结论。而结论本身完全不是任何人所能预见，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难以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数学的应用导致了新的发现。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健康对人们在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最简单的常识告知我们，健康状况不良肯定带来负面影响。这应是无须多讨论的。在初稿中，数学分析比较简单。可在初次报告中受到较多的批评。我认识到，在这里数学分析不够深入是不可能获得通过的。于是，用相当的篇幅构造数学模型。此事并不见得容易，因为我要做的是要用比较复杂的数学推出或证明不言自明的道理。如何来评价这个模型？我至今仍在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有相

当的普遍性，因为很多数学推导就是要用数学导出事先想好的结论或谁都知道的结论。而其中重要的技巧就是设定假设或不断改变假设以保证获得所想要的结果。

就本书所提出的模型而言，我认为，其意义至少有这样两方面，一是把健康不良对人们在劳动市场的表现的影响精细化，因为数学的分析必须是细致和严格的；二是结果也精细化了，不只是简单地说是负面影响，而是把负面影响细化，分解出多方面的影响（详见第四章），这有助于分析的深入和后面计量模型的建立。

就计量结果而言，一些结论决不是一般的逻辑分析就可得到，而具体量化的结果更是一般逻辑分析所不能够得到的。当然，对这些量化的结果也不可过于迷信，包括从其他国内外文献中所读到的一些数量分析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任何现实中的数据都不可能满足任何一种计量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这样，估计都不可能是无偏差估计。为了克服数据的某种缺陷，更复杂的计量方法被设计出来。但新的方法的有效性均须一定的假设作为前提。而很多时候，新的前提条件可能离实际更远。如果这样，结果就更不可靠。而问题就在于我们通常并不能很好地判断是前进了还是不如以前。于是，面对在不同方法下所作出的大相径庭的结果不知如何选择。其二，参数的估计通常对计量模型的设定（specification）有不同程度的敏感，也就是说，设定变了，比如增加或减少一个变量，参数估计的结果就或多或少变了。所变幅度的大小就是模型设定的敏感性问题。对于模型敏感度高的，在计量结果不

是所期待的时候，改变计量模型设定以获得期待的结果应是西方经济学界公开的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时一个命题的证明不过是对计量模型设定选择的结果。其三，模型所包含的变量以及对变量的处理（如是否取对数等）也可能对结果产生相当的影响。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告诉我们，缺少变量和加入不相关的变量都会带来估计的偏差。但我们尚无什么明确的标准帮助我们能够有效地对增加和减少变量进行选择。此外，样本的大小和数据的质量等等其他诸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统计的结果。

以上所论，并非说要不重视计量经济研究及其结果。而是要了解其方法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不可简单地就被误导，甚至可能是自己误导自己。比如说，在国内我们有时读到，在某县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 50% 以上，而我们没有听说该县有什么重要的技术发明或是推广应用。这时，了解获得这一结论的计量经济方法、具体模型和所用的数据就尤为重要，否则，难免不被误导。

就内容来说，本书的研究对国内的学者也有一定借鉴意义。本书涉及到劳动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已在国内外有较多的介绍，并有一定的根据西方劳动经济学和方法所做的研究。但卫生经济学介绍尚少。就美国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卫生经济学近年来正成为显学。就美国的情形来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配置到与卫生和健康有关的领域来。如何使这些资源配置得经济合理就必然成为整个社会所关心的问题，于是卫生经济学就应运而生并发展较快。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健康

会更为关注，因为健康是一种正常产品（normal good），社会用于健康的投入就会日益加大，也就更加需要卫生经济学帮助社会更有效地配置用于健康的资源。本书可对此研究予以一定的帮助。当然，目前中国对医疗卫生的统计尚不够。在此，笔者呼吁政府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对医学和卫生经济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希望本书能对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细致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提供一定的帮助，而且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其背后的方法在相当了解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一种理解，从而也就更好地分析、评价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也希望本书对卫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肯定要发展针对中国问题的卫生经济学。

博士论文是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文献。一些博士论文甚至成为学术经典，成为新理论、新学派、甚至新学科的开创性的文献，如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贝克（Garry Becker）博士论文。这些工作都成了著名的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但博士论文又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一方面来自于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作者尚未完成作为一名学者的全部训练，在学术上尚未成熟（少数天才除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来自博士论文难以避免的一定的功利性，就是要获得通过从而拿到苦读数年的博士学位。而通过的前提是被由大约5人左右的答辩委员会所接受。这一体制往往要求一篇博士论文在创新和能够被接受之间作出必要的平衡。如果在创新上走得太远，也许会被以后的历史证明是不朽的文献，

但在答辩的时候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减小，甚至难以获得通过。当然，缺少创新在答辩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减小、甚至难以获得通过的局面。

记得我的一位老师给我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很值回味：Don't think you can write something big. Write something small and handable. Get your Ph.D. and go. Then, do something big if you can.（你别以为你能写出什么大东西。写一些小一些而且是你能力所能及的。先拿到博士学位走人再说。以后，如果你能写大东西你再写。）所以，我的博士论文也是选择在现有理论框架和方法下所进行的工作。这构成了本书以上部分的主要内容。因此，本书的主要工作只是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属于常规的研究，至多只是比现有的工作有一定的推进。由于水平尚有限，研究时间的限制以及一些技术上的原因，错误在所难免。当然，这些错误的责任全部在我。

在本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又想起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Virginia Wilcox - Gök 博士。她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她善良的品德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我们之间有过不少的意见不合甚至争论，但这种争论有相当的正面意义，尽管当时也曾为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感到沮丧。但最终还是在她的指导下完成了双方都能满意的博士论文。在最后向她告别时她告诉我，最近系主任在本系十年来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选出六篇作为本系教学研究水平的展示将被散发，你的论文也被选入。我对她说，谢谢你，我的老师。我走了，但我不会忘记你。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位出色的编辑周丽老师和何炳济老师，他们为本书的问世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做出了出色的编辑工作。

作 者

2001年7月于福建集美